



奎因学述

AN EXPOSITORY STUDY ON QUINE

翟玉章 / 著

I have found your book on induction under separate cover. Selected page paper, hard copy of print, long ago, and is unobtainable. Edition of it, with eight added papers, is now at press (Harvard).

You are right about induction. The standards of perceptual similarity by natural selection explains why induction has served us well up to now, but gives no assurance regarding the future; nature could change. It does explain why we still continue to expect induction to work, but it does not justify that expectation. Rereading those pages on "Natural kinds"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I agree that they are misleading; for my actual view early and late was that "the Humean predicament is the human predicament."

I am grateful for your enlightened interest in my work. With all good wishes,

Sincerely yours,
W. V. Quine



世界知识出版社

奎因学述

AN EXPOSITORY
STUDY ON
QUINE

翟玉章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奎因学述 / 翟玉章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12-4428-7

I. ①奎… II. ①翟… III. ①奎因, W.V.Q. (1908 ~ 2000)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6024号

责任编辑 张迎辉

责任出版 赵 玥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奎因学述

Quiyin Xueshu

作 者 翟玉章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65265925 (编辑)

投稿信箱 zyhwyf@hotmail.com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大恒数码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 × 1230毫米 1/32 9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428-7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MERSON HA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617) 495-3413

20 August 1994

Dear Mr. Zhao,

I have found a copy of Wob. of Belief for you, and I have bought one of Quiddities. These I am sending, under separate cover. Selected Logic Papers went out of print long ago, and is unobtainable. But a new edition of L, with eight added papers, is now at press (Harvard).

You are right about induction. The molding of our standards of perceptual similarity by natural selection explains why induction has served us well up to now, but gives no assurance regarding the future; nature could change. It does explain why we still continue to expect induction to work, but it does not justify that expectation. Rereading those pages on "Natural kinds"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I agree that they are misleading; for my actual view early and late was that "the Humean predicament is the human predicament."

I am grateful for your enlightened interest in my work. With all good wishes,

Sincerely yours,
W.V. Quine

1993年至1996年间，作者向奎因写过不下10封信（这些信现收藏在哈佛大学），奎因基本上是每信必复。在此收录两封奎因的回信。信的内容及参考译文请参见书后附录。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MERSON HA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617) 495-3413

April 6, 1994

Dear Mr. Zhai Yuzhang,

Logical truths and many other truths are equally obvious. I did not view obviousness as ~~definitive~~ of logical truth. My point was just that what Carnap adduced about logical truths amounted only to their being obvious.

I do say logical truths are analytic in the sense of my Roots of Reference (pp. 78-80).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define logical truth, for many other sentences are likewise analytic.

Like Tarski, I despaired of a distinctive tract of logical truth other than via an enumeration of logical particles of a particular language, arbitrarily.

You wonder about revision of logic: change of language or change of theory? I say that at the level of logic the two coincide, except in the case where the old and new cease to be intertranslatable.

Sincerely yours.

W. V. Quine

P.S. - The fourth page of your letter was missing.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经验主义的自然化	9
§ 1 证据观的演化	9
§ 2 科学确实性理想的破灭	14
§ 3 通向自然主义	23
第二章 证据、指称和意义	31
§ 1 观察句	31
§ 2 观察直言句	37
§ 3 整体主义及其两个方面	42
§ 4 指称和意义	51
第三章 科学的归纳特征及其进化	65
§ 1 归纳辩护问题	65

§ 2 归纳的不一致性	71
§ 3 知觉相似性标准和简单性标准	73
第四章 真理和实在	90
§ 1 真理和去引号	90
§ 2 设定的对象及其实在性	103
第五章 逻辑哲学	116
§ 1 什么是逻辑真理	116
§ 2 模态逻辑	121
§ 3 非标准逻辑和逻辑的可错性	129
附录 1 作者关于奎因的部分译作（英汉对照）	143
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	143
设定物及其实在性	175
回首两个教条	198
附录 2 作者关于奎因的部分论文	231
奎因和逻辑经验主义	231
奎因、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248
附录 3 奎因致作者的两封信及参考译文	277
后 记	282

导 言

奎因用自然主义称呼他的哲学，这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者哲学科学化纲领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奎因的观点，哲学没有独立于科学研究对象之外的研究对象，它是科学的延伸部分，甚至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因此，奎因实际上是认为，他自己在科学哲学上的观点也属于科学的陈述。

谈到科学，奎因向来都将它看成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那么，奎因的科学观也具有这种预测的功能吗？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结合奎因对科学结构的整体主义观点，奎因是能自圆其说的。根据他的看法，科学中任何一个孤立的陈述都不能单独地胜任任何一次预测。比如，如果我们已知某个作匀加速运动的物体现在的位置及其加速度，我们诚然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它在往后某个时候的位置，但是略加思考就不难看出，有关的运动定律（ $S=S_0+\frac{1}{2}at^2$ ），并不是这里唯一用到的科学陈述。为了作出那种预测，我们必须掌握下面这个一般的推理模式：

$$(x)(Fx \rightarrow Mx)$$

Fa

Ma

我们还必须会按照有关规则做加法和乘法。因此，有关的逻辑定律和算术定律对预测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由于它们比之通常所谓的经验定律更加属于科学系统的核心地位，使得它们与经验的联系比较暧昧。正像物理学比之天文学、地质学，逻辑学、数学比之物理学更加普遍，从而构成后者的子集一样，逻辑哲学比之逻辑学，物理学哲学比之物理学……以及一般地，科学哲学比之科学，前者也是后者的延伸部分，旨在使前者走向更加深刻的部分。科学哲学比之一般的科学研究更加抽象，这种抽象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助于从整体上完善我们关于“世界体系”（牛顿语）的图景，有助于从整体上完善我们的预测系统。

自然主义既是一种哲学观，又是一种哲学方法论。既然哲学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只是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化和对人类生物认知活动研究的深化，因此，哲学的方法论就不能不是科学的。进一步地，哲学论证的素材也来自于科学。这并不是说，我们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成果是确实无误的，以及哲学只是科学的应声虫。相反，反思的和批判的精神对于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从来都是必需的，因为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有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被表明是错误的。但是，自然主义反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笛卡尔式的怀疑主义。那是一种人为的和虚假的怀疑，因为我们在开始研究的阶段只能从实际上已经具有的成见出发。诚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能发觉有理由怀疑我们一开始相信的东西，但这种

怀疑是基于某个正当理由的。这种理由一般是很具体的，但不管怎样都不是笛卡尔的著名原理。

上述自然主义是我们理解奎因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奎因哲学的关键。

认识论和本体论是传统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奎因那里，这两个部分都自然化了。

认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一直是科学的基础问题。其中的一种方案是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们孜孜以求的，奎因称之为学说上的（doctrinal）还原论。笛卡尔有感于当时科学界的混乱状况（其实这是科学从其萌芽状况转化为成熟形态的必经过程，后来我们在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中又看到了这一幕），希望能将科学大厦重新创建。他设想了一个科学的树状结构，其根部（他称之为哲学）是其他部分的基础，这个想法本来不坏，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体系确实是一个树状结构，以逻辑学、数学为其子集的物理学是为基础。但是，笛卡尔似乎对确实性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虔诚的信仰，他希望基础要绝对地稳固，而且其他部分必须能从这个基础中逻辑地演绎出来，从而也具有那种确实性。给这种确实性方案以当头一棒的是英国哲学家休谟。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般原理来自于对个别素材的归纳，因此，不可能具有笛卡尔所要求的那种可靠性。但是休谟的批评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那时正是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高歌猛进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那样的确实性理想在康德以后仍能不绝如缕。与笛卡尔有些不同，康德的确实性理想固然也有虔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来自当时的科学成果对他的鼓舞。如果说笛卡尔是当时的科学的批评者，康德则是以他那时的科学的护卫者的姿

态出现的。他声称科学的根本原理是确实可靠的“先天综合判断”，他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任务则是揭示这一事实是何以成为可能的。

尽管有康德的论证，科学的危机还是在19世纪末降临了。经典物理学不是被康德视为确实可靠的先天综合原理吗？它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突然不能有效地解释和预测物理学家进一步发现的现象了呢？如果说笛卡尔时代的科学界的混乱状况刺激了笛卡尔那雄心勃勃的确实性方案的话，那么这次科学危机则使人们滋生了对这一方案本身的怀疑了。

自从学说上的还原论破灭后，认识论中的主导倾向就被奎因所谓的概念性的（conceptual）还原论所取代了。这方面的大师是卡尔纳普，他先后提出过两种构想，即现象主义和物理主义，希望证明在原则上能用指称纯粹感觉材料的术语或纯粹物理学术语改写全部科学。

这种以还原主义为基调的统一科学方案遭到了奎因的尖锐批评。关于现象主义，他辩称，感觉材料本身并不能成为自足的体系。我们确实拥有当下的感觉材料，但过去的感觉材料怎样呢？它们已经一劳永逸地逝去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但记忆对过去感觉材料的记录远不是直接的，通常要依靠对物理对象的设定，这表明对物理对象的设定对于我们通达于过去的感觉材料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来，纯粹感觉材料语言便破产了。对于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他并不笼统地反对，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物理主义者。他反对的只是附有还原论的物理主义，而倡导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物理主义（他称之为不规则的一元论）：科学不能统一于物理学语言（反还原主义），但是物理学仍不失为自然科学中

的基础科学，即物理学上的变化是其他一切变化的基础（物理主义）。奎因的这种观点对于熟悉恩格斯运动形式理论的广大中国读者是并不陌生的。

摒弃了认识论中的还原论，奎因并没有走向虚无主义。首先，他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认为感官刺激在任何场合下，都是科学理论由以建立的唯一的最终证据。不过，他不把这条原理视为有别于科学原理的哲学原理，他之所以接受这一原理，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条在当前无可置疑的科学原理。进一步地，他继续认为研究感觉证据对理论的支持关系是一项有价值的认识论事业，尽管既不能从感觉证据推导出有关的物理、化学理论，也不能将后者用纯粹的感觉材料语言改写。我们看到，他最终走向了自然化认识论，即用研究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他将它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投入是感觉材料，产出是关于世界的理论）代替卡尔纳普的所谓“理性重建”。

因此，认识论作为对一般科学活动的反思的哲学部门，在奎因这里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而他对归纳问题的研究则提供了自然化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例。同样，更加古老的哲学分支——本体论也被自然化了。奎因拒斥了卡尔纳普等人在本体论问题和一般的科学存在问题之间所作的截然区分。他认为这两者即便有区别，也只是普遍程度的区别，它们是同样意义上的事实上的问题，即它们的答案都有真假对错可言；另一方面，它们获致答案的方式也是一致的，可以粗略地用假设演绎法概括，即首先我们构想出由若干假设构成的理论（在实际上它们常常是我们的前人留给我们的，我们可能会在这基础上增添或去除一两个假设），然后从中演绎出某些可观察的结论，根据这些结论的是否应验

或者暂时地加以接受或者加以修改（放弃）。就本体论的实质性观点而言，首先，奎因是一个外延主义者。外延主义是指只承认外延实体而拒绝内涵实体的一种本体论态度。他所以倡导外延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内涵实体缺乏清楚明白的同一性标准，“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他这样写道。其次，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因为他承认抽象对象的实在性，理由是“它们对自然科学作出了间接的贡献……世界的科学系统没有它们就会崩溃。”由于前面所说的外延主义，他只承认类这样的外延抽象对象，而不承认属性这样的内涵抽象对象。再次，在具体对象方面，奎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物理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空间中的微物理性质的分布状态的变化，那就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拒绝这一原则是不相宜的，因为自然科学成就非凡，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它的各种假定。”^① 奎因的唯物主义同样与他的外延性原则有关，因为精神实体缺乏明确的同一性标准。

本书基本上是按笔者的理解叙述奎因的观点，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也主要是（主观上）本着奎因的基本哲学观点深化对一些问题的探讨。

（1）“实用主义”在国内一般被理解成一个贬义的字眼，常常与否定真理客观性的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对詹姆士、杜威的理论能否这样讲；但我要肯定地说，这种理解若加诸奎因，绝对是一种误解。虽然奎因确曾谈到过理论评估的标准是保守性、简单性、概括性、可反驳性、谦和性、精确性这样一些

① B.Magee, *Men of Ideas: Some Creator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1978. pp.173-174.

他所谓的实用主义标准。但他从未说过，凡是符合上述标准之一或全部的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相反，他很细心地在得到辩护的信念（warranted belief）和真理（truth）之间作出了区分。诚然，相对论比之经洛仑兹等人修改过的经典运动理论更加简单，也更具概括性，这就是相对论最终取代了经典运动理论在物理学中的地位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对这两种理论的最终裁决（在科学中最终的裁决是没有的）。我们目下最有证据、最有理由、最有资格信之为正确的理论到头来仍可能是错误的。另外，奎因的所谓实用主义或“在科学中 useful”等措辞只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其真实含义是指：如果某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某个现象，那么它就是在科学中有用的；但某个理论可以不可以用来解释某个现象，完全是一件客观的事情。

（2）奎因对归纳问题的处理，就其实质部分而言，我是衷心赞成的。不过他的有些措辞没能很好地将归纳辩护问题和归纳机制的达尔文主义说明区别开来。而我是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区分对于我们更有效地研究归纳机制是有益的。我的做法得到了奎因的首肯。

（3）奎因在20世纪70年代后一般自称为温和的整体主义者。那么奎因前后期的整体主义观点是不是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呢？我的回答是，奎因没有丝毫撤回他早期观点的意思，要说前后期有区别，也只是强调重心的变化，即前期着重强调整体主义的激进的一面（任何陈述都不与经验相隔绝，任何陈述都不能单枪匹马地与经验发生联系），后期则强调整体主义的温和的一面（不同陈述与经验发生联系的紧密程度是有区别的）；而且，当他是一个激进的（温和的）整体主义者时，他也直接地提到了整体

主义的温和的（激进的）一面。

（4）奎因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提出了“观察条件句”和“观察直言句”的概念，并认为它们能单枪匹马地与经验发生直接的联系。这是不是意味着奎因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整体主义而回到了基础主义？我的看法是：奎因丝毫没有背离整体主义，上述概念都是方法论上的概念，一如在现实中并不以纯粹形式存在的“质点”、“刚体”可以充当物理学方法论上的概念一样。

（5）奎因在20世纪70年代曾著书指出，弗雷格—罗素传统的数理逻辑和继起的直觉主义“逻辑”、三值“逻辑”是相互异质的。这导致有人认为他的整体主义运用于逻辑时不能自圆其说，异质性与可错性是不相容的。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从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相异质性（库恩在他的书中详细地研究过这一点）得出同样的结论呢？为此，我专门写了第五章，旨在表明奎因并没有因为倡导标准逻辑和非标准逻辑的相异质性，而把自己弄到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我认为，不同逻辑之间的异质性确实引起了比其他异质性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逻辑的可错性从理论的角度看是无法加以澄清的，因为在逻辑之外我们并无其他的理论立足点。但是，可错性论题能否成立与它可否得到理论上的澄清是两回事，正象不同的集合论系统的出现构成了集合论可错的现实证据一样，异质逻辑的出现也构成了可错论适用于逻辑的现实证据。

第一章 经验主义的自然化

§ 1 证据观的演化

——从证明主义到整体主义

经验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观察（和实验）对科学的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经验主义者对观察和科学知识的关系的观点经历了重要的变化，经验主义也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

在古典经验主义者那里，观察和科学知识的关系被理解为证明的关系。这种理解显然是受了笛卡尔主义知识观的影响：如果观察和科学知识之间的证明关系是成立的，那么后者将是（潜在地）确实可靠的。证明主义在休谟那里就出问题了。休谟表明科学知识从整体上说是不能得到证明的，因为它们的证明一般要用到归纳推理，而归纳推理的有效性本身并不能得到证明。休谟给后来的经验主义者提供的教训是，要彻底贯彻经验主义，就得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放弃科学确实性的理想以及受它驱使的证明主义。虽

然为数极为有限的报道过去和现在的观察的记录句，以及逻辑和数学的真理性，其确实性还没有受到动摇，但关于未来的观察的记录句（不是实际的记录句，而是可能的记录句），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定律的真理性，并不能由迄今为止的观察得到保证。

为了澄清观察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后来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现代经验主义者提出了经验证实原则：观察虽然不能证明科学理论，但后者具有为前者证实的可能性。经验证实原则又采取两种形式。石里克等人持所谓强的证实观，这也是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在其初期大多数成员的立场。这种证实观比起证明主义要温和得多，它不要求实际地证明除分析真理之外的任何科学语句，只是要求每一个这样的句子都能够为一些记录句所逻辑地蕴含。这个证实观明显地脱胎于维持根斯坦关于一切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的主张，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越出了维特根斯坦：如果我们观察到一只黑乌鸦，那么“有些乌鸦是黑色的”这个句子将得到证实，虽然它并不是记录句的真值函项，但却具有可证实性。但是这个证实观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它无法说明一般意义上的全称语句，如“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与观察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不能为任何数目的记录句所逻辑地蕴含，它们的潜在实例有无限多。石里克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放弃他的证实观，这使他不得不将规律性的全称语句与可以得到绝对证实的句子区别开来。“自然规律本身并不是有真假可言的命题，而毋宁是形成命题的规则。”^① 石里克的这一处理的有趣之处

^① J.Urmso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